

原件短缺

P1-P41

練鄉兵附

總督尚書胡

云近日虛談兵事者動以陽明先生保

甲之法爲言殊不知此法止爲安新附之民禦鼠竊之盜耳自古及今未聞以此制禦夷狄也若謂可制禦夷狄則古聖帝明王賢臣良將當先爲之矣豈待今日二三言事者倡爲此說而後知哉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斟酌百王典禮於軍制尤留心焉若保甲可以資防禦則不當設立若干衛所派處若干兵糧以累百姓矣諺云省錢易飽吃了還饑自古未有不暫費而能久安者况夫豪傑之士決不隨人腳後跟假使保甲之法果爲陽明先生禦寇之策今日亦當更之不知此老當時擒宸濠平桶岡搗八寨只

用保甲之人乎抑曾借用彼土等兵也世儒不考顛末妄言兵法真所謂恣虛談而貽實禍也豈不悲哉海道副使譚綸云鄉兵之議蓋起於先年調到客兵統馭非人所在搔擾百姓厭苦言官建議

詔下有司訓練土著之兵以省徵調之害此誠

廟謨之至計東南地方之厚幸也然數年以來督責雖嚴明驗未覩其故何居豈皆有司奉行之未至與蓋緣前後議者止論練鄉兵之槩而未及養兵之詳而境內士民又稍病加賦徃徃互會失指以爲練鄉兵則不費官帑不用民財不煩素養之勞坐收制勝之策且援引某縣某鄉曾掩殺一二殘敗之寇以爲証據遂使良法美意窒碍難行有司百執事奉行無術反

以虛文漸貽實患殊不知鄉兵之名則一而其義有二有召募之鄉兵有團保之鄉兵召募之鄉兵謂選其土著之驍健者爲之繫其名籍於官而又以將臣領之優其餼食明其步伍時其教訓嚴其賞罰之條無事則作其投石超距之氣有事則責以搏前擊後之功是爲素練之鄉兵自其對官兵而言又謂之主兵兵之有實用者也至於團保之鄉兵不過因其地方之遠近人民之衆寡使之自相團結論以共保室家小警則虛張聲勢以幸其賊之不來大警則預行收歛免致受禍之太慘如是而已矣近年言官亦嘗有見於此每每欲移徵調之費以養本省之兵今給事中何亦止因三省交論客兵之害而遂疏以申

明之蓋未嘗議去本省招募之兵而別練鄉兵責之
裹糧効義爲節省財用計也比者浙江議以全省之
糧養本省之兵賦有常經兵有定制未常與所䟽相
背且甫及三載屢奏竒効此即練鄉兵之明徵也顧
當時減省太過議額太狹故當群倭大舉入寇之時
不免量調客兵以濟一時之急若即以調兵之擾併
罷招募之法不求建議者之本意而牽制於含糊不
決之虛文以彼力穡之民盡爲荷戈之衆誠恐操練
無素則爲不教之民揀閱以時又有妨農之怨聽其
自食則人弗樂從給之官帑則所費滋大勢既難行
事多虛應失安攘之長策爲東南之隱憂誠不知其
可也且團保之法所以禁民爲盜以備地方出沒無
常之寇耳至於制禦夷狄古如秦漢唐宋今則九邊
兩廣皆藉素養之兵而獨於今日東南之事乃責之
散處難合之民得乎爲今之計不若以調客兵之糧
增廣主兵之額爲之慎其委寄核其名實寬其文法
而總論其成功將見不出全浙之間自多羆虎之士
誠亦計之得者而又責成有司撫字凋殘團集保伍
平居則齊其心志臨事則遙爲聲援庶幾兩利而俱
存之可以有備而無患矣

足兵餉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六部之中戶部尤重蓋自

祖宗開創以來百五十餘年天下疆土田賦止是而內外
用度比舊加數十倍雖歲常豐收猶且不足而况歲
荒無徵其何能贍故必得通變有才之人理國如家
者而後可濟也今得吏部善用人戶部善理財則民
生自安盜賊不憂其起邊境自足夷狄不患其侵兵
部得無大事矣不幸二部有欠而盜賊蜂起夷狄交
侵不得已而用兵猶賴吏部所用之人以領兵戶部
所蓄之財以贍軍

此言兵部全仰給于吏戶二部必戶部得人而後邊餉不憂其乏此探本之論也故首列之

又云今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有三一曰廣屯種夫

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
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
而害已隨故人不欲開種今若查比比直隸地方欽
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
拘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
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乎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
賤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至于南方謫彼克軍爲
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真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
員下作爲伴當責之收管使爲墾田而照名代出本
處軍伴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
今聞戶部始議覆奏又查出永樂二年令各衛所屯

田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不拘頃畝任其開墾子
粒自收不許比較及正統四年令大同宣府遼東陝
西沿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
子粒則臣前奏聽其開墾亦不起科明是舊例可行
有益邊儲而該部又欲兩請或聽開墾永不起科或
候三年成熟徵糧則臣前所謂歲收不常而租有定
額人不敢開種矣伏乞

聖明俯念夫邊方田荒歲久儲蓄日無特如臣奏施行地
方幸甚二曰興鹽利今天下生齒煩于

國初數十餘倍食鹽者衆矣故今私鹽盛行而官鹽未
嘗不售其所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蓋襲舊時之
說也故今宜于額外多開商中不限引數聽其買補

若勢要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日發邊付巡撫都御史并管糧部中聽其就彼募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違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部中召報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叅究則自無此弊矣至于竈煎私鹽宜于出場總路設立關市守把止許賣與商人有引之人而本處軍民願買者亦須納官得引始聽如此則公私鹽利皆歸

國用矣然又須低昂其權使輸粟于邊者量地遠近米價貴賤倍減其數而又得先掣納銀本處者隨時早勞鹽價貴賤倍增其數而又與邊掣則商人益勸于輸邊竈丁益利于煎鬻軍民得易于食鹽而巡邏之卒可減鹽徒意外之禍可弭其為上下之利益不一

而足也三曰預收糴每常邊糧不肯趁賤預買及臨用兵發銀貴糴且逼人強賣公私勞費不貲今宜妙選各邊管糧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如年豐米賤之時那借官銀數十萬兩到彼多糴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糴可穀後二三年之用宜即扣後二三年該給糧銀于他邊米賤處所糴之或查應解邊糧地方時價米貴則量令折銀解邊備糴如此通融計處務使遠近官民皆便而邊糧易于措積蓋亦濟變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在官司立法簡便革弊嚴明不許減價措勒難收以致靠損屯農方可常糴臣聞今歲遼東米價甚賤但發一歲之銀可糴三歲之用而二年免發其次宜大米尚可糴亦宜

大略
一八等海國總考卷之十一
差官發銀到彼預糴米穀以備客兵添兵之用惟若
延緩寧夏每銀一兩止可糴米五七斗甘肅每銀一
兩止可糴米二三十斗然聞其地缺乏尤甚軍士不可
枵腹而戰亦宜戶部差官賚銀到彼多方設法於有
米地方貴糴顧運轉搬至彼以救其危急可矣

又云昔我

成祖皇帝之供邊悉以鹽利其制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
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
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臺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
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
輸銀於戶部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撤業而歸墾臺
遂日頽壞堡伍遂日崩折游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

荒蕪戎虜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遂凋落地方日遂
困敝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

太宗皇帝之鹽法矣

此言中鹽大利於邊儲乃爲北邊而發若在海
防則于遼陽爲功

在京各衙門會議云各處名山香錢缺官俸銀川廣鹽
銀廣東稅銀大造黃冊過割地畝銀俱可取用至於
稅契銀率多侵隱亦可查取徑編銀再可借解天下
各司府州縣賦罰紙價自嘉靖三十五年爲始一毫
不許別用暫解軍門聽用其出入務赴巡按衙門掛
號查考又各屯田暫納折銀數年且不爲例其該納
銀六錢七八錢者即使徵收五錢南京應支月糧大
約每石俱三錢豈不五分中尚得餘利之二以克軍

餉也及湖廣荊州府則雲南川貴百貨所由之路夔州府亦當入蜀咽喉江西湖廣二省茶貨經此達於西番欲要於荊州照依九江北新關事例添設鈔關一所量稅舟船并權其住賣之貨夔州責令撫按會同委廉官從公摧解又各省府州縣預備倉穀酌量時價量糴其半解赴軍門又江西福建等處均徭已提編一年但皆十年一役尚可再提一次其餘他處五年一役或三四年量爲遞減又將巡監御史黃國用奏准工本鹽銀二十餘萬量留借發總督處斟酌支用事寧照舊議解戶部以濟西北又御史徐敦題稱東南之民方困而派常賦之外海防未已而繼之以提編均徭提編未已而又加以民兵工食臣愚以爲軍需必不可缺而民困尤所當蘇非仰藉官帑量爲給發隣近諸省通融協濟恐終無以自贍其東南近日之科派速爲議革止令雇募民兵則民不重困於誅求之苦官不牽制於出納之難蒙賞者益思報效而窮蹙者少延殘喘臣等會議得用兵以錢糧爲本錢穀衣甲器械船隻不備賞犒不克威權不著士不用命雖韓白不能成功但東南自嘉靖三十二年興師以來勞費不備致厯宵旰之憂者凡以爲生民也今本處燒劫僅存之民常賦之外海防銀兩未已而復繼之以提編均徭提編未已而復繼之以民兵工食百姓嗷嗷誠有如御史徐敦所陳而提編一節通行數省編及小民不得安生者半天之下至於各

省預備倉穀亦當積貯以備不測卽荒推商稅銀恐亦無幾俱難輕議查得應天巡撫奏留嘉靖三十五年
年起運銀四十四萬餘兩奉

旨錢糧着戶部議處來說候覆間今徐敦復請於兩浙歲運之數量留二三十萬彼豈不念

國家京邊重務所需哉蓋濟東南目前之急正所以爲國家悠久之計也合無從戶部酌量定數存留若干以給軍門再於兩淮運司議處工本鹽銀二十萬內借用一半至於各山香銀各關鈔銀缺官俸銀川廣鹽銀通聽總督移文各該撫按查取不許留難此外又有開納一節尤爲可行合無查照工部開納事例兵部應給空頭劄付一千張咨送總督收置軍門許令軍民照例上納有願報效者一體收用其餘掛號稽察事宜悉如都給事中丘預達等所議施行及據各官所陳專官管理一節已經本部題奉

欽依咨行總督選委布政司官一員專司出納無容別議合用錢糧各有頭項大率民兵工食除今年在於已徵提編銀內取給以後年分各府州縣比照原額工食量加一倍通計實數各照丁田多寡量爲輕重派徵申呈撫按刊印書冊頒布曉諭不許數外多派重困小民士夫之家隨例應優免之外一體均派收貯官庫按季給發沙兵工食聽督撫官酌量於浙直二省不經倭患府分坐派徵解聽按察司官以時給發其一應見在地方主客兵行糧及賞犒脩造船隻置

造器械等項俱許於軍門吊取并奏留銀兩數內支用通要造冊開註出納明白以憑巡按御史稽查都御史唐順之云東南水陸兵糧往往有缺至三四月不給者軍士萬里捐生日望數升之米而已而又不時給之生心讟語亦何足怪此有故矣浙江軍餉銀四十七萬兩江南五十餘萬兩江北一十六萬兩其初皆筭兵而賦民原無贏餘若民間拖十數兩則缺却一軍之食萬軍不能一軍空腹而萬兩不能誅兩無欠加之民賦有災傷減免而軍餉無贏餘處補宜其不能准給而生怨讟也古者軍興之費不盡仰於民務取之山澤鼓鑄筦榷商賈之利故前史稱不加賦而用足今民間搜括已盡無可處補而軍門亦無所謂山澤筦榷之利稍可處者惟有鹽法而已試舉一端如前時浙江巡鹽鄔懋卿小索事例歲亦可得銀數萬此皆不取之國與商而坐收贏利者也合無勅下戶部轉行督撫等官會同淮浙巡鹽御史委商計議多方區處但使江北江南浙江每處得七八萬兩民賦若足則別儲之一有蠲免即以處補此亦國民兩便之策也

聖明軫念東南兵荒萬狀艱苦

勅下工部查得大工銀兩漸罄乞漸將嘉靖三十九年浙直兩處贖罰照數解與軍門聽其處補兵餉以後年分自行解京如故此外山澤筦榷之利有可興者聽軍門從宜區處再照供給軍餉係有司職掌有司往

往視爲不干已事始則催徵不力繼則給發不時墮
候軍機多由于此此後若有仍前怠玩者自布政總
司管糧道及知府以下聽督撫諸臣從重叅劾治罪
庶幾有司各知干已不敢誤事

此言處兵餉之法莫如鹽利其次則山
澤筦推與賦罰銀而加賦爲不可行

又云沿海衛所舊皆屯田今埋沒過半而圖冊故存宜
按圖照冊儘數查出辦納屯糧及金塘玉環諸山膏
腴幾萬頃皆古來民居之處今可墾爲屯田設所戍
守一以據險一以固糧此一事與臣所謂足軍食者
相關舊制當復者三也

此言清理屯糧開墾海
中附近山田可足兵餉

御史曹光等題欲將巡鹽御史黃國用奏

准工本鹽銀二十餘萬量留借用一半發兩浙巡撫一半
發蘇松巡撫或俱發總督處斟酌支用以濟海防事
寧照舊解戶部以西北

此言鹽銀可借以克兵
餉與唐荆川之見同

丙辰會試策云嘗思今日坐困之術莫有過於兵多者
方其兵之初調縣縣傳送道里之費不可勝言也所
過擄掠其擾害之患不可勝言也至則家給而戶養
之供餉甚煩而擄掠不息其費又不可勝言也今議
者不思兵多之費而憂財之乏此所謂舛也因其乏
而議加賦益財此又舛之舛者也昔先零之役當其
兵集耿中丞糴四十萬穀而不足及克國罷騎兵般
師不費斗穀而羗平人皆知克國屯田之興利而不

知殷師之省費也故調兵一而為練兵之費百調兵一而當土著之兵其費十調益簡則費益省以其所費者而練兵何弗強也以其所省者而克費何弗贍也此其不加益而足財之道也

此言加賦以調兵不如減兵以省費

海道副使譚綸云足食如行錢法抽寺田廣開墾查民壯弓兵募銀復衛所額糧甚有所濟且行之可久又云錢法行則公私皆利或謂費銀鑄錢而利苦不多何便于官曰即使費銀一兩鑄錢亦止值一兩可也今天下苦于困乏只因銀少錢法行銅皆銀矣矧銅鑛所出併收民間銅而鑄之必本省而利溥矣無利吾不信也

此言錢法行則財用足誠可為兵餉之一助自來無人及此而今日所當急行者也

又云調兵之法萬非得已募兵之法亦難久行惟是復祖宗之舊酌時措之宜使軍伍不虛糧有定額民壯弓兵名名得其實用不以許多錢糧置諸無用之地庶幾足食足兵之長策也

知府嚴中二國初每郡扣除養軍若干官吏師生俸祿若干然後定起運之額故軍伍缺下口糧謂之羨餘積於布政司或謂此項已屬於戶部作邊儲之用愚謂不然嘉靖某年戶部偶缺用奏取各省羨餘浙江遂以軍餘銀若干缺官俸餘銀若干并別項空閑銀兩共幾十幾萬解去不聞以此為據以增納運而常年昭數解京也設使一年做例歲以為常而不存積

於布政司昔傳應嘉巡按浙江分民補衛所軍額其
月糧何所支乎自戶部取用以後衛所軍額歲減一
歲布政司果嘗歲歲奏解平愚恐羨餘之銀有解部
別用者有未嘗解部而仍存本省者須細查之以爲
補軍額之用可也

舉人王文祿云東南之財甲天下之財財之數也寇亂
三年將告匱矣當以天下之財濟之可也革侵漁之
弊各名山之香錢可取也革借關之弊各驛傳之供
給可取也

國初軍制之數即食糧之數

國初軍多而糧無不足今軍少而糧不見餘須責督儲之
司查而取之可也各省缺官之俸折鈔之銀取之可
也冗食之官奢靡之費汰之可也倣周禮束矢鈞金
之法凡豪右貪殘之訟罰而取之可也

此言足兵餉之法有六

蘇州生員沈拭云當今錢貨民皆私鑄致壞錢法物價
不平利歸於下宜 奏聞

朝廷南直隸及浙福湖廣等處官自爲鑄所鑄錢文一以
嘉靖通寶每錢七百准銀一兩非此不行則利歸於
官錢法不亂而軍需有助矣

又云商人逐末其利數倍於農故先達有曰與其虧農
人孰若虧商人今丁田銀增加者過於原額而商稅
一如舊制其待農末亦失宜矣今宜會同奏請南直
隸浙江湖廣等處關津稅商處各視常數遞行加稅

送至蘇松助海防之用事平還舊則數萬金每年可不勞而得其視丁田之加爲力易而成功多矣

此言重農而抑商實足兵食之一策愚謂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今因增丁田銀之故而欲加重商稅非仁人之心也其事一行遂爲常例矣事平還舊之言不亦左乎鑄錢之說有益無損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秋成地方素無積蓄者宜出告示曉諭軍民不許將米穀浪費及因而糶出外境其若本處軍民得過之家收積米穀在家待價糶賣以圖利息者聽從其便在城人家有能收積稻穀一千石米五百石以上者即係聽教良民本府凡事量加優恤鄉民屯軍人等今後務要掘塘積水趁時勤耕以務多收米穀秋成之後如果穀賤傷農凡民間應納差銀糧價及贖罪等項俱許依時增價折納稻穀本府另措糶穀銀兩申稟上司代其納官

又云今雖秋成貧民缺用必將米穀賤糶出境以後再難收回公私積蓄皆空倘遇荒盜鄉市軍民束手待斃予欲將府庫原收義民僧行及積米紙價等銀盡數糶在倉中遇荒賑糶遇兵給餉庶不有悞及照常時散銀糶米多被奸豪誑領或庫吏稱散乘機剋落似此領銀無實糶穀難完今照所屬州縣人民該徵均徭等銀將穀賤糶煎銷上納未免耗折今欲就將糶穀銀兩扣收在官抵作民間該納官銀或秋糧折色米價銀兩陸續支解却令該納前銀人戶每兩照依時價納穀若干在倉庶免彼此出納侵分耗折之

弊

此二條皆胡公世寧江右作郡時所行沿海守令宜式之以為備倭之計

都御史章煥云師行糧從有餼糧有糗糒刁斗自隨樵蘇自給強者主戰弱者主爨此軍中之制也今或臨陣而未食或食至而不均或師行境外而食具城中設欲晨炊暮食捲甲疾趨何以應之事機盡泄士忿不平此養兵之制未定者一也

此言行兵乏食之弊

主事唐樞云凡軍行若隨路關支口糧候到唱名給散晝則擔閣行期夜及二三更纔得睡息若先給與盤纏靜路行時不便買辦不無受飢之病北方行軍每每有此必須先立從長良法庶克有濟

此言給行糧不得其法之苦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沿途該用廩給口糧等項合計美總支應庶免阻滯及省偏州下邑之擾為此牌行布政司官將官舍頭目人等合用廩給口糧等項查取見在確數計美經過州縣若干每驛該銀若干就於軍餉銀內支給其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再不許別項科派於民

此言總支廩給口糧乃關行糧之法也錄此以為式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近因思田二府攘亂該前總鎮等官奏調三省漢土官軍兵快人等前來南寧府屯住防守軍民大小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而湖兵安歇之家騷擾尤甚今雖地方平靖湖兵已回然瘡痍未起

困苦未蘇况自三月以來天道亢旱種未入土民多
缺食誠可憫念已經遍查停歇湖兵之家開報相應
量行照給爲此牌仰同知史立誠即將十名以上七
十一家各給米二石塩魚二十觔五名以上三百五
十六家各給米一石三斗鹹魚十三觔五名以下四
百五十四家各給米一石鹹魚十觔就於該府軍餉
米肉內支給開報其餘大小軍民之家諭以本院心
雖無窮而錢糧有限各宜安心生理勤儉立家毋縱
驕奢毋習游惰比之豐享豫大之日雖不足而方之
兵戈擾攘之時則有餘矣

此言散兵之家所宜優恤陽明王
公已行之仁政也錄之以爲式

清屯種

御史徐棻云聞兵行糧從食者民之命尤兵之至要也
古將如趙克國諸葛亮之用師皆先爲足食計然後
言用兵耳若驅枵腹之衆以荷戈禦敵其不能格可
必也近者海上南沙失事祇因犒餉缺望沙民邠兵
未協故鋒未交而識者已知其必挫矣且聞總兵等
官跟隨親兵每名止日給米一二升尚未得一飽而
求其冒波濤嬰鋒鏑樂爲用命不亦難乎然東南民
力之竭已非一日而庫藏積貯又多已鮮給邊儲公
私匱乏俱難措處然則軍前之需其可不預爲之備
哉設更拘以常格動輒齟齬亦未見其能濟緩急也
伏乞

勅下該部議行海防巡撫都御史各將府州縣在官錢糧

不拘寄庫正庫無碍等項官銀通行查出酌量聽解以備行軍賞給或遇緊急之際動支未敷仍許巡撫權宜行事將起解錢糧暫借軍前應用一面題請事寧處補務要嚴督監守官毋得放支冒濫以滋冗費有司官毋得分毫科派以病疲民管領官毋得出入剋剝而無實惠訪有此等悉從撫按官拏問參究如此庶軍儲有備無患而將士可坐而策矣伏惟

聖裁

又云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蓋民命以食爲天積貯之法在平時且不可廢况夫兵荒之後其可不汲汲焉講圖之哉臣嘗見

國計取給東南者甚厚故天下惟東南民力最竭而東南

之民又惟農最苦也未遭寇亂之先每以賦役繁重視田產如贅疣思欲脫去而爲逃亡者大半矧今百兩在前竄伏不暇田地拋荒居十九矣所種者又苦久旱難望有秋將來穀必愈少而農民益困明年田地必盡荒蕪不惟邊餉可憂雖欲支持本地恐未克濟且冬旣無處可糶夏又無處可糴民之弱者必餒死強者必羣聚爲盜如之何而不預爲之所也臣熟思之竊有一事其行甚易其効頗多卽倣古常平倉之意爲之欲俟秋收之後苟有所入或於他處成熟地方卽行府州縣動支官銀糴米比市價二十分內稍增一分招民自運入城貯之空倉不足則寄貯之空寺院待明年夏米乏時則比市價十分之內稍減

一分糶之不拘城內外皆得糶食專委廉官一員司其出入只此一事其利有七米價不壅農人不傷其利一也城中充實膽壯百倍其利二也粟多入城默寓清野之意寇從焚掠所失亦少其利三也米價常平饑民得食不驅爲盜其利四也耕種無資稍給與之秋收可望新陳相接謀之源不絕其利五也十分災傷則開倉賑散民命可全其利六也冬米必賤夏米必貴增價猶賤減價猶貴羨入亦多其利七也此事倘有可行乞

勅撫按轉行各該府州縣用心議行今惟蘇松杭嘉淮揚被害等處尚可求三年之艾其未被倭地方若旱爲之均屬有益夫既有戰士捍禦於外使田者得於耕

又積穀預備使民有所恃賴將來田闢穀豐所以足國裕民者在是矣以之安內攘外復何求而不獲哉

卅陽邵芳云善耕者無窮民善治者無窮國又曰善戰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錢穀甲兵皆一意也故善耕者必數歲易種水旱易耨天時有窮而人事無窮善戰者奇正疊出強弱疊形容情有盡而主謀無盡善治者亦然彼錢鈔皮幣金刀之類無不可行者顧上之人何如耳若必于所窮之中而求所以濟其窮如絕袖補領割襟補裾惟見其愈窮矣

都御史唐順之云東南事體絕與西北諸邊不同西北諸邊雖是實財殫弱而成法具在儲糧畜兵歲有畫一只是廢墜不舉耳若東南事體一則以海寇猝起

事屬于草創一則以連年被寇力盡于支吾取辦一切未慮經久其大者臂指相使之體統未明唇齒應援之機宜莫辨至如浙直所募之兵則朝南而暮北有今日在浙江應募明日在淮揚應募者如暫時顧情之人主人不得而有之又安得而用之軍需則移東以補西一年之財只敷半年支用無名之費百出於民而軍人告缺四月五月缺糧者徃徃而是大率昔人所謂不終歲之計

祖宗時備倭規制沿海屯田水寨諸法漫然無跡可考矣故西北諸邊莫急于振舊廢東南海備莫急于定新規此其大較也

清屯種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自古屯田爲足食足兵之上策

國初各衛皆有屯田軍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屯種是即唐初府兵營田之制蓋萬世之良法也何慮兵食之不足也今腹裏各衛三分之田多有軍先拋荒年遠迷失而民墾納糧者失若欲一一清奪還軍非惟失利而且失民不爲有益獨念今天下軍戶消亡殆半間有存者每年清勾戶丁隨解隨逃勞費百端不得軍用無計可處議者謂宜上體

祖宗置衛立屯之意遠推古人寓兵於農之法通制各衛軍士各令有田一分其數江北一頃江南半頃如江北一衛額軍五千名必須制田五千頃江南半之先

儘原額屯田次清寺觀閑田及抄沒罪人之田其有不足則設法開墾荒田再不足則措銀收買民田如宋時役田之制務穀額數分與各軍聽其有力者自種無力或不便者召佃收租然必量其所入如古上農夫可食九人之數平時操守止令自食必有征差方給行糧其衛所缺軍之處則分舍餘軍餘或募民或罰有罪以補之蓋彼既有田必皆樂從而逃者少矣此於邊衛京衛或不能盡行而腹裏衛分必皆可行所省養軍之糧歲數百萬矣由是論之邊方之地必先有人而後田可屯是不患無田而患無人也腹裏之地必先有田而後軍可募是不患無軍而患無田也其輕重所主各有在矣

巡撫都御史彭 操江都御史史 巡按御史孫 巡

江御史汪 會議處屯軍一名撥田二十畝輸糧六

石五斗餘聽本軍食用兵農合一

國家無養兵之費耕守相兼沿海有屯戍之實奈何軍士逃亡甚多海防空虛殆甚屯田在邊而屯軍却居城郭軍人領種而佃種又屬民人凡把港守寨之差皆老羸貧弱之卒遂致倭寇侵擾屯田荒蕪兵備道親詣各屯踏勘查理務使軍不離屯屯不離海則屯種者皆係軍實把隘者盡屬屯丁於且耕且守之中寓足食足兵之法

工部尚書馬坤等題欲通行南北直隸并各省清查屯田許其暫納折銀數年且不為例云 見足兵餉條

以充軍餉也

都御史唐順之云沿海衛所舊皆屯田今埋沒過半云

見足兵餉條 舊制之當復者三也

此言清理屯糧開墾海中附近山田可足兵餉也

海道副使譚綸云 國初屯田之制軍在海濱而田在內地召民佃種本未盡善向來多爲大家所占亦有軍貧而轉典者若清查復舊大爲兵餉之助

知府嚴中云 國朝屯田之制北方與南方不同南方與中州亦不同北邊之屯田重在鹽法兼重馬政而行之也中州之屯田專重馬政而行之也浙直之屯田則以屯軍籽粒供造運船之用有餘者充補月糧福建則又不然其省屯田至多不若浙直之少故專

助 設一屯田僉事斂之與浙江水利道常管不同大抵屯種之軍不守城不上操清查其弊於軍餉大爲有

太倉生員毛希乘云崇明田若干糧若干珊海若干實徵若干升合不起運而官吏師生守禦官軍俸糧猶未能給每數年大盜一興動費錢糧數萬沿海州縣居民劫燒之害又不可以數計然則

國家何利哉太鎮二衛之設本爲崇明盜賊何故緩急未得其用乞于南沙平洋沙增設守禦所脩古土着屯田法庶有實效若仍舊春秋二班交代惟虛應故事其勢安能久乎蓋舊制崇明守禦所之外又有太倉中所八百戶鎮海前後所三百戶在于崇明潭子港

備倭後因墾海改撥劉家河把港既而太倉沙指揮
具呈空間人數取補上班今申明舊制改設南沙守
禦孰曰不宜或曰邊方衛所該守禦腹裡衛所該運
糧今太鎮二衛切近海洋每有盜倭倭寇生發乃坐
運船三百艘運軍三千名有一緩急兵不足用合無
議將太鎮金山運船該派腹裡衛分即以無額運軍
定擬南沙等處守禦又曰屯田之設本備軍儲今屯
軍在太倉而屯田乃在常熟嘉定崑山等縣且屯田
零坐各區各圩其勢安能耕種未免轉佃居民而屯
軍坐食不差有名無實莫若通變宜民擇沙上常稔
不墾田與守禦軍屯種以舊屯軍田易銀與沙民別
置田產實爲兩便此策果行則凡旱寒水寨把港官

此實百世之計也

此言屯田與衛所隔別之弊即大倉一處觀之其餘可以例推矣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征調戰攻之日官軍行糧口糧照
日給發不暇計費若夫敵退盜寇之後兵火少息之
時各處要衝添設把守員役使其聚之而食則倉廩
積畜莫非小民脂膏何可繼也合無倣滑上湟中故
事將沿海空閑地土督令開耕不起科徵且屯且守
一年之後人將自食其力不惟省養兵之費抑且行
寓兵之法時至則務農事去則習武貧而壯者得田
可耕未有不願爲兵而又可裁召募之虛糜者數千
萬緡矣昔戶科給事中林士元等

奏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

不許屯官外科擾夫僧道尚許承佃屯田今于長守
之戎顧不可聽其開耕空閑土田者耶

慎募調

都御史唐順之云自倭患以來東南軍制最爲不定蓋
以濟變未慮經久梟獍之徒方應募於江北忽應募
於浙東方以得募價而留忽以滿募限而去譬如借
債之人主人不得而羈之安得而練之至于遠方無
賴託名土兵報効希圖擄掠群然麋至在此不由軍
門之徵調在彼不由督撫之遣發坐費糧餉騷擾地
方是以人人爭言調募不便而以練土兵爲說夫土
兵之練誠是也然土兵之數不足安得不募募兵不
足以當賊鋒之銳安得不調如前時王江涇數十倭
子乘勝西上非永保之兵力挫其鋒則何所不至矣
爲今之計合以練兵爲實事以募兵爲權宜以調兵

爲竒道募兵則遠募不如近募調兵則多調不如少
調募兵先儘本地方驍銳若浙江處兵江南沙兵之
類其遠方驍銳應募者亦須土人保任優其募價什
伍聯束而歲番上之不得自去自來如往時則募兵
亦土兵也總督軍門歲調麻兵立爲定額直隸幾千
浙江幾千專爲衝鋒之用聽川湖軍門精選發遣以
憲司一員監督前來有不能衝鋒及騷擾地方者罪
及監督則調兵可以制其毒而得其用也俟土兵訓
練有成然後募調俱罷

此總論募兵調兵練土兵之法字字當深玩味
遵而行之若人先觀乎此而後讓諸公議論或
以募調爲上策或以募調爲下
策自覺其頗憐憐而無定識矣

募客兵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閩廣諸兵其長技故智利在水者
可習而知而吾蒼山下八山之人熟閩廣之技者亦
非少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事在反掌而
有勇知方是在上之人使之者何如耳夫吳越之人
以舟楫代輿馬以江海爲坦途伍員對闔閭以舟軍
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
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驃
騎况今日之邊防恃舟師爲長技以火攻爲要術乎

此言閩廣水
兵不必募

又云軍旣銷弱勢不得不募客兵矧今募兵他省動越
數千里徵發僅千百人未及至而已損官帑民需不
訾矣况至者未必皆精以之赴闔往往貪餌致敗恐

官府之詰之也即又棄戈而鼠走所過道路率又逞其狼豕貪殘之性白日剽掠昏夜則汗瀆婦女一或捍拒則露刃而譁殺人無忌故諺曰寧遇倭賊毋遇客兵遇倭猶可避遇兵不得生由此而觀客兵有害無益明矣况使之久居內地間熟道路習知土風民俗之事必有不戢自焚之禍如元末苗帥楊完者流毒吳楚蓋可鑒也

此言其害客兵有損無益

主事黃元恭云客兵有二有調而至者有募而至者調而至者統帥有官籍貫有的用則割之至有不用則割之歸即無事矣募而至者烏合無統領之素萍聚無籍貫之直况多游手好閑無籍惡少安知不恃其

武習及術爲仇嘯聚山谷黨附海島皆不難矣

此言其害其不如調兵

都御史章煥云所募之兵須程其技力而籍其家室守法者厚恤其私犯令而逃者有拏戮之禁至于鰥曠游民給其田廬與之配偶則可以繫其歸念臣見狼軍每有受壓之心而山東惡少甘心從賊者利其擄掠之婦女也苟遂其願則兵可募可久矣

又云分道募兵不擇強弱不按名籍游手無賴草竊亡命悉入彀中及至而茫無統紀聚散無稽多寡不問虛糜廩餼秦養無功故募而來來而去去而無兵則又復募府庫罄竭道路騷然終無實用此募兵之制未定者也

此二條言募兵無定
必立法善馭乃妙

曾惟募兵之法但當於本處報選何也其家在是則所獲工食便於歸寄防春之暇便於歸耕其人善惡便於保結召之則聚散之則歸然須不限名數如收錢之法日積青鈔幾文馴至一貫孰有勇力孰長技藝選其精能汰其懦怯夫然後募得其人也若四方泛募則是烏合之衆無賴之徒招之甚易散之甚難今日之兵夫他日之盜賊也蓋離家久遠財不得寄歸淫酗賭博恒心亡矣一旦革之非劫奪何以生乎荆川云遠募不如近募亦此意也

御史徐栻云客兵之爲地方害夫人而知之但方今之事正如病疽者急則治標以毒攻毒之時也特視制之者何如耳蓋狼兵其貪如狼土兵似之而性尤狡譎客兵中狼兵土兵尤甚一勝之後其氣必愈驕猛無忌况左江田州之兵與右江南丹那地東蘭三州兵素不相睦散不相顧聚則仇殺雖有二遊擊白汝鄒繼芳分轄之然其所見憚者瓦氏家法與該管土官頭目若莫崐羅堂黃仁等而已土兵忌狼兵先進以攘其功狼兵忌土兵後至而挫其銳氣態相戾功次相競烏可於旣勝之後而不知所以處之乎如欲一勝而撤去則海寇出沒不常况其所素懾而見怯者特此兵耳茲久留而無制則其悍恣之性所過殘

擾村市爲空是去倭之害一間矣爲今之計臣愚以爲處之有道焉將各兵分派各沿海府州縣住劄有司官爲之崇其犒賞恤其勞苦以深結各該土官頭目之歡心俾有所統屬而不得肆又于本處應募民兵中擇其最驍勇者各照狼兵土兵法編爲隊伍結爲營陣象其衣甲演其技藝習其勁捷隨其動止飲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推而上之日漸月染若與俱化斯隱然示彼土兵之長技在我又足以分其勢制其悍氣而資吾實用積之月日兩兵相爲表裡無分主客然後漸次查照發回以遠客兵之害省養兵之費其或制客兵之要乎

調客兵

都御史章煥題云今治倭者無他調兵而已臣愚以爲非久計也小發之不足多發則用度不計久駐則老師廢財暫駐則兵散而賊復入且衆兵雜處爭隙易生壯健久曠奸盜自起故客兵協守惟都城塞下可以居之主客相當有所忌也江南民弱客兵所爲虺羸視之者也欲其不亂難矣淫婦女劫貨物殺良民如是則客兵之亂與倭夷等前世調兵江南皆有明戒

又云調至土兵賊頗畏忌然亦猶悍難馴夫以苗攻倭猶以毒攻毒不可輕用亦不可久用者也是在上醫國手劑量斟酌對病而攻病去即已今既無鼓舞之方復無調停之法事急則懸賞求之勢緩則厭棄置

之求之則易驕棄之則生怨此調兵之制未定者也
此二條言客兵不當調

兵部主事黃元恭云唐德宗籍回紇以解圍而遂基旋
入之擾石敬瑭因契丹以取唐卒釀播遷之禍狼土
蠻兵非我族類寧可引致心腹之地哉山東徐邳騎
不習坂四川廣西崗不諳渠用其所短行其所疑則
何賴焉且不重費以致之應募則有安家途則有
傳食即營則勞來安擇月給行賞計每主兵四五而
一營一營一營一營一營一營一營一營一營一營一營
之營一營一營一營一營一營一營一營一營一營一營
習見之無內侍而專外藉則遂驕次橫所過塞門
以防其虜遣發議賞而後行重賞之格不自

朝廷出幸勝必獲賞而復進速勸之令不自主軍軍門出
首級則偽良爲賊冒從爲主而不得覈之論功之典
不自憲臣出敗軼則棄營而逃以避誅再募則逃者
重冒以趨利在營者原籍官司不得羈縻而閱實待
之如此其厚也養之如此其驕也然湯克寬一試之
而徐邳之卒敗李逢時許國再試之而山東之卒敗
至于今永順保靖麻陽酉陽瓦氏賴陽諸兵潰且散
散而盡矣其效已明然猶甘心捐厚畜驕而無變計
亦獨何哉或曰知非策也然主兵訓未就緒姑暫爲
之噫予聞其言五年于茲矣此當事者無久任責成
之重而爲目前苟且之圖試問月攘一鷄足與改弦
易轍也歟哉

此言客兵之害

丹陽邵芳云練本地之兵但可為本處防守而已不能追勦大敵也欲追勦大敵須調客兵行也土兵習知地利顧戀桑梓故選而練之可為常計若別省有事欲望鄰省之民團作一處協力以拯之能乎不能乎且如往年徐海陳東輩領寇數萬壓境而來蘇松杭嘉各自保不暇其能相顧而協剿乎故練土兵與調客兵不可偏廢

此言客兵必不當調之說為非

御史邵惟中題請 勅下該部轉行督撫大臣從長計議如徵調客兵必責令大頭目統領蓋有大頭目則所調客兵亦精而法令必行仍以軍等官控制之

類造各兵年貌籍貫文冊照其實數給以糧餉解赴軍門照冊查點犒賞報効立功果有功次速行奏請陞賞如有退縮即以軍法處治其逃歸者行彼處巡按提問

此言客兵即用原統將官領以聽調甚善但欲分配截殺而不用原統官領戰不惟原統官無責任而不用心精選其領戰者亦於軍士不相識難制馭矣恐須始終歸其權於一人則可

南京工部尚書馬坤等題欲要總督大臣查見在各處客兵如無親管之官領率者即便轉行各省總督撫按坐名查取稍加優厚申送前來如無土官總領照用兵務本管官舍前來督領督領之官中途逃回如某人輩仍須備行總督及撫按衙門查照律中法例一體查究及稱調兵必須精擇其可用與經戰者少



原件短缺

P71

做古人分兵之法如一省調兵一千則令出兵地方大約可出幾千總其大數互相裒益如十中擇其一則一歲十丁之族始出一兵也百中擇其一則一歲百丁之族始出一兵也數千中擇其一則一歲數千丁之族始出一兵也

此言調兵之法當計里坐派是誠一見也以愚論之客兵之所以不堪用者止因調至之後不用原統來官領戰責任既輕必不用心精選故也若委知兵憲臣與其頭目統來就用以督戰功罪所係彼豈肯帶狼狽之兵自誤乎

都御史章煥云踐更以示其信處置以服其心以諸邊節制之兵為之準調到狼土之兵為之輔夫邊兵矩度素閑可以消狼苗之逸志狼苗有變而邊兵之強足以制之夫藥有相佐亦有相制惟兵亦然則可調可用也

裕州知州王宇云按邊兵習慣苦寒日夜備虜不寧寢食以為兵成皆然一旦調至南方見蘇杭富饒逸樂武備廢弛不惟歆羨而不甘抑且玩侮而無忌我

祖宗立法止是原調用于北邊自正德間議者不深顧念調擒劉七及江西之寇邊兵遂驕邊患遂啓難於收拾今欲更調之以備倭後患有叵測者湖兵欵兵之當慮也亦然故調客兵不如不調或曰鄉兵僅可各守一方調往他處不能也捍禦大敵不能也不調客兵何以支倭寇之大舉乎曰春秋之齊國嘗受晉楚之師晉師中豈無邊兵乎楚師中豈無土兵乎不聞齊借何地之兵以禦之也若必欲以夷攻夷齊師中

夷何在乎大抵兵之強弱惟係得人與不得人齊桓公用一管仲行內政寓軍令之法遂霸天下今若有人能做其義於保甲法中抽選且如每甲中一家出丁九家不出丁者出銀津貼則不患于無兵與無餉矣就其中更選一班精銳專一聽調謂之遊兵如此豈不攻守皆有備乎

副使王春澤云今之議者皆謂補足軍伍可以禦倭愚謂今之軍伍多羸弱不堪上隨之人所募勇夫憑吾選擇人人精壯可用若移足軍伍之費而費於募勇敢為益不既多乎但不可募遠方之人蓋地遠則水土不服道途盤費有身家者不肯應募而應募者多無藉棍猾之徒其志不在於戰而在於擄不在於受約束而在於逃故軍士不如勇夫遠募不如近募凡有識者不易吾言也

曾按今之論禦倭者有三曰調客兵曰練鄉兵曰募土著之兵愚以為募土著之兵可也調客兵與練鄉兵不可也何也客兵性氣驕悍不受吾之約束既不肯受約束豈肯出死力而為我殺敵乎故客兵有害而無益所謂不可調者此也欲練鄉兵須處錢糧養之今之錢糧甚難區區將欲使民自備與則民因貧而投兵豈能自備乎將欲官給之與則凡民之無依者恐盡起而應募何以支之將欲驗田均派與則田多者恐其始倩勇夫以充役後用家丁之無能者以抽代人且不常安能訓成

兵技乎况防春正值農忙廢田事而團結不可也
鄉民各保其鄉調用之於他處不樂也故鄉兵保
甲之法僅可以防夜警自古迄今未聞以之而禦
夷然者所謂不可練者此也夫惟募兵一事執利
權以囿民選釋之精訓練之勤賞罰之嚴悉由乎
我而大有實益然募遠方之民非智也加賦以養
兵非仁也須遵奏行新例令貧民補實衛所軍額
查各州縣民壯弓兵之額而三分之留其一與有
司自用取其二而團聚於府沿海弓兵亦取而團
聚之通計三項每省若干名用其精強易其卑弱
大約以三千爲率合軍伍民壯弓兵之三者豈不
足以供其數乎軍糧每歲九斗六升以一衛計之
則五萬石矣民壯弓兵每歲身銀七兩二錢以一
府計之則幾千百兩矣此

國朝定額見在所實費者以是實費而行吾實事分而訓
之各精一技合而訓之使知分合進退之法平居
則團練於府有警則分調各州縣豈不精壯常在
官使不必調兵而兵自足不必擾民而餉自充也
哉是之謂土着之兵所當募者此也雖然欲復
祖宗之軍額須復

祖宗之糧額允衛所缺伍而開作羨餘者不奏查之不可
也欲團練民壯弓兵須令各州縣按季徵解民壯
弓兵之身銀若聽其自索諸民不可也蠡測之見
未知然否

處客兵

主事唐樞云諸客兵每日供費須集議的當銀米數目
今可永為遵守其數目須相去不遠使無彼此相形
其間若欲厚薄只於犒賞處低昂之

此言調停客兵之法

又云南北水土異宜近日久旱河水太渾濁須用挑杏
仁澄之食麩須淮北麥今江南自有淮麥只要處置
司買者的當蓋淮麥秋植次年夏收備四時之氣麥
屬金又得佈種之正江以南冬種春收所以異也

此言供養客兵當備淮麥

容兵

天下精兵甚多不可勝紀茲所載者但據廟堂近年議調與士論所評者耳或云無益如愚見客兵各負所長其或敗者不閑吳越地利又多堂堂之陣罕用餌伏若原領頭目得人調皆精選嚴節制慎衝突用謀用哨不徒恃乎驍猛庶可暫為海防之一助

狼兵

廣西狼兵於今海內為尤悍然不易得真狼也真狼兵必土官親行部署纔出其餘無不過柳州所為水東岩之游民與廣州新會打手之屬而已如果則亦無以加於嘉湖販鹽者流也

東蘭那地丹州之狼兵能以少擊衆十出而九勝何者三州土官之兵大畧如昔秦人以首虜為上功其所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

容兵附錄

天下精兵甚多不可勝紀茲所載者但據廟堂近年議調與士論所評者耳或云無益如愚見客兵各負所長其或敗者不閉吳越地利又多堂堂之陣罕用倒伏若原領頭目得人調皆精選嚴節制慎衝突用謀用哨不徒恃乎驍猛庶可暫為海防之一助

狼兵

廣西狼兵於今海內為尤悍然不易得真狼也真狼兵必土官親行部署纔出其餘蓋不過柳州所為水東岩之游民與廣州新會打手之屬而已如果則亦無以加於嘉湖販鹽者流也

東蘭那地丹州之狼兵能以少擊衆十出而九勝何者三州土官之兵大畧如昔秦人以首虜為上功其所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

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人呼而來擊而一伍皆爭救之否則一人戰沒而左右不夾擊者臨陣卽斬其一伍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凡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來擊而一隊者截耳矣凡一伍戰沒而左右伍不夾擊者臨陣卽斬其一隊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言恐衆者斬敵人衝而亂者斬敵旣敗走佯以金帛遺地或爭取而不追躡者斬一切科條與世之軍政所載無以異而其旣也所謂論功行賞之法戰沒受上賞當臨陣躍馬前鬪因而摧敵破陣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以差斬級而能冠所同伍者輒以其人領之故其兵可死而不可敗

岑氏家法七人爲伍每伍自相爲命四人專主擊刺三人專主割首所獲首級七人共分之割首之人雖有照護主擊刺者之責然不必其武藝之精絕也我祖宗舊制狼兵調征經過之處不許入城狼兵性貪淫離家遠出罕御酒肉又不獲繼貨色之慾含怨飲恨惟劫於其主之威而已若有司不善遇之擄掠之患所不免也

湖兵

鈞鑣鎗弩之技

湖廣土兵未順爲上

彭翼南

保靖次之

彭蓋臣

其兵天下

莫強焉近嘗調三千人後調六千此在官之數也實私加一倍共一萬二千人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

頭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橫列爲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爲第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五重其餘皆置後歡呼助陣若在前者敗績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爲限若五重而皆敗則餘無望矣每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其調法初檄所屬照丁抽選宣慰籲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衝鋒者收此銀啖此牛首勇者報名彙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卽各旗頭標下十六人是也其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必捷人莫敢撓但沿途剽掠胥謂其不可用不知剽掠之故一是因調來者非止一枝有過得相推委二是因小頭目愚弄宣慰謂人不可擅殺殺則言官論之

朝廷罪之彼然而聽之也若以保永分爲二班輪歲更調每調定以一萬二千人每人月給工食銀一兩每歲十四萬四千兩先以四萬兩與調官領給士兵途費不必騷動有司反稽途程其來也以一憲副督之宣慰專主禁令調官專主聚泊每晚不許舟師亂泊須視調官舉旗然後魚貫而泊次早卽行勿容登岸旣至軍門以二千人派之溫台二千人派之寧紹二千人派之杭嘉二千人派之蘇松二千人派之淮揚各以一頭目將官領之餘二千人宣慰自領以聽軍門調發隨處策應有功者照常每級賞銀三十兩給與

本兵無使土官侵匿宣慰土官大加陞賞其歸也憲副與調官仍照前法送之則兵將感激聞風知勵何剽掠之有所患者土兵無鳥嘴銃須軍門以素演熟者三千人分撥助用其技爲十全矣或謂夷性難馴萬一生變何以制之是殆不然嘗聞二宣慰之言曰吾祖宗相傳土地官爵遠自隋唐未嘗易姓以奕世謹守忠義故也若恃兵勇謀爲不軌 朝廷下片紙令鄰夷分取吾土朝令而夕亡矣得如今日之富貴乎又嘗聞其門帖云心戀九重跬步敢忘燕闕北手提三尺英風長鎮楚天南又一帖云節慾可以延生何必遼天尋洞府守分便是享福却來平地作神仙此其心之明達蓋可占矣夫豈不守分量而率意妄爲者哉若二司更調各逞賢能各圖報効各希爵賞較之並調爲益不旣多乎

湖廣九溪等衛容美宣慰等司桑植安撫長官等司麻寮等所上崗茅等峒各有驍勇士兵慣熟戰陣宜選各衛謀勇素著指揮統領

總督胡云短兵相接倭賊甚精近能制之者惟湖廣兵鈎鏃鎗弩之技必須動永保二宣慰司精兵使與北兵彼此夾持部伍均配器械長短相濟

河南兵

嵩盧等縣調取毛葫盧兵

懷慶引農二衛調字號官軍多驍健可用
睢陳二衛宣武彰德二衛軍兵俱可調用

礦夫

嵩縣李和尚李泉白廷美盧氏縣王九張文廣永寧縣馬雄張呂登豐縣王試宜陽縣葉張飛靈寶縣王九宰等俱堪調取涉縣夏時生長其地習知礦場之事可以統領

角腦兵

號角腦者坐名取之查照近例量給冠帶賞以銀牌花紅假以把總名色令其自率平日所與之人以來官不必選彼必忻然聽命而來者必強壯可用之士其中或舊有罪犯者許令立功自贖計得角腦十人即可得兵一千

打手

打手須用行文四處選取每百餘名選一驍勇知名之士率領其給賞冠帶假以把總名目與礦夫同

北方兵

山東直隸徐邳山西善使雙頭棍標鎗打手

徐州箭手

保定箭手

涿州河間等兵

徐邳淮揚乃勁兵所產之處破賊有徵多可用與經戰者就委慣戰者參遊督率而來

僧兵
總督胡云北兵所長優於騎射東南水鄉技難獨展

今之武藝天下胥推少林其次爲伏牛要之伏牛諸

僧亦因欲禦鑛盜而學於少林者耳其次爲五臺五
臺之傳本之楊氏世所謂楊家鎗是也之三者其剎
數百其僧億萬內而盜賊外而夷狄

朝廷下征調之命蔑不取勝誠精兵之淵數也

邊兵

延綏遼東兩鎮官兵除已選入衛者不動外其存留
本鎮者各練若干名鎮巡衙門選委謀勇素著慣戰
將官管領令其多帶火藥弓箭星馳赴援

延綏新遊兵二枝內可量撥

大同新選聽兵與調用遊兵可量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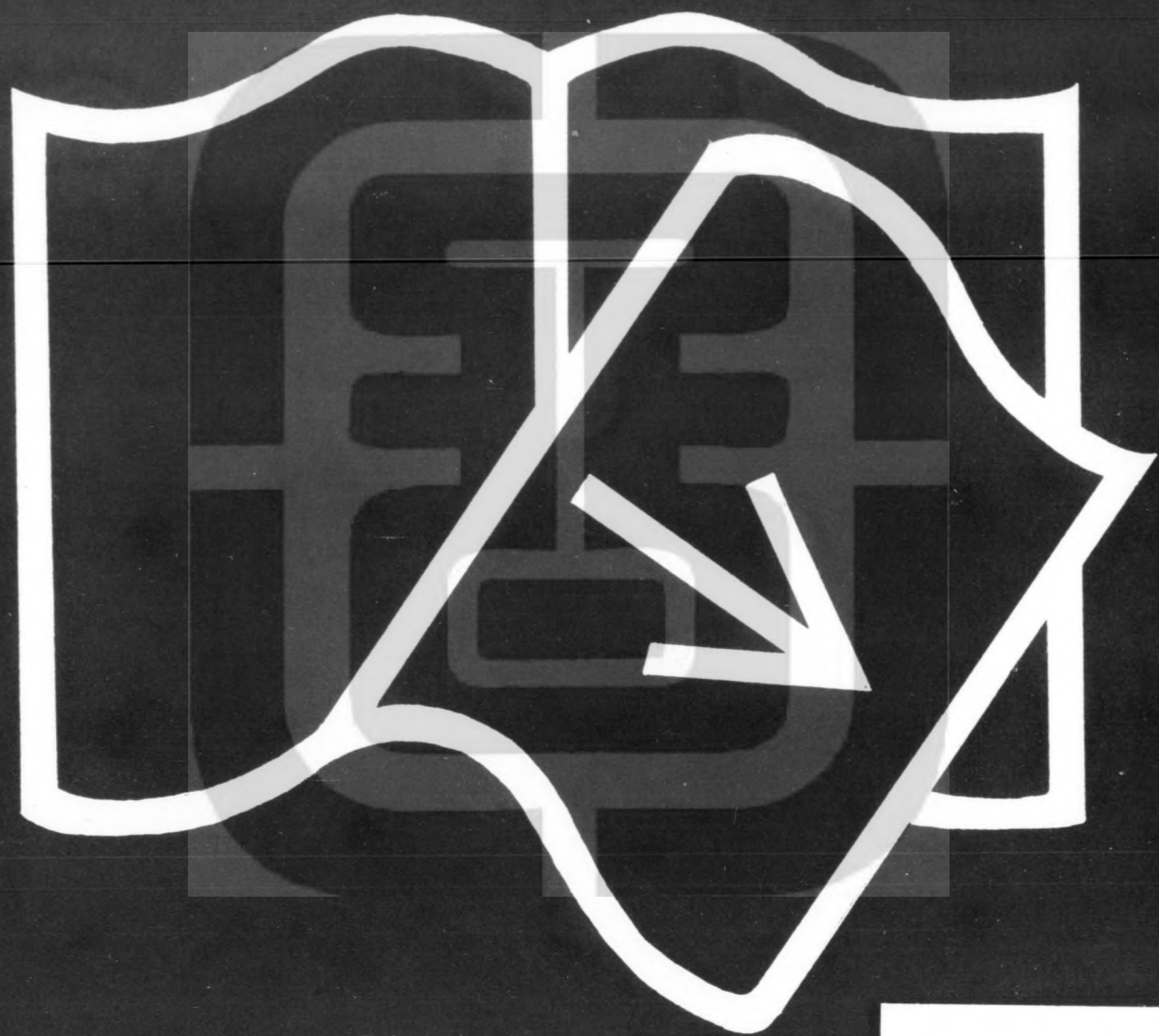
邊兵不耐暑熱此後涉夏潦濕方盛恐難于用若先
行選定仍令在鎮蓄養精銳以俟緩急方可

福兵漳兵

嘗習水戰聞其內多從海寇行奸利者多習海寇所
鬪於諸兵中爲最特不知今所調者若干耳

坑兵

浙江以處州爲絕勇處州守坑之軍其性健鬪但未
嘗勒習水戰也



原件短缺

p82

集衆謀

副使吳子孝云鄉官舉人監生生員人各有識下至耆老總里人等不拘貴賤但有所見許其面陳許其具手本來說虛心以受之下禮以招之則竒計出矣若更許其薦舉多能之士畢集軍門智策不可勝用矣然須有一二名士高才定其可否迂濶狂妄者不用則群小無以售其奸矣諸葛公開誠心布公道廣忠益集衆思專攻吾之闕一字不可少也

舉人王文祿云如至一縣必諭知縣曰爾爲知縣必知一縣人才有謀者不拘縉紳士庶請之來吾當詢之詢之一縣則一縣之謀集矣詢之一府則一府之謀集矣府縣積而爲省省積而爲天下則天下之謀集

矣然集衆謀必先虛已畧去勢分屈降咨詢適言不遺寸長必錄懽然如家人父子手足腹心之相與唯求靖寇爲急則庶乎其可也宋岳武穆謀勇之全者也將出兵也猶且盡召諸統制環坐而飲食之先謀敵之所以敗我者至於六七竭智共攻必無敗也乃行故每戰而無敗况其下者而可不集衆謀乎是故用兵者必以集衆謀爲先也

吳郡生員盛之化云昔周文襄巡撫江南凡父老士庶無不延訪或時在路亦止輿受言始則集衆人之細長終則成一人之大智陽明先生自入仕以至秉鉞動隨生徒顧問帷幄後遇逆濠之變若龍光黃受諸人或爲間諜或潛伺察或通機密皆以平日腹心爲之遂能成功至于封拜邇年東塘毛公征交南大開言路有賞無罰謀士集者八十二人遂能開削故道洞見敵情奮士鼓行蠻王納款此皆前事之足驗者

收圖籍

都御史唐順之云古之籌邊者虜之所從入與吾之所
以制虜皆可以按圖而坐籌之是以守固而戰克人
皆言虜人來去如風雨此亦未必盡然且虜人非萬
騎不能大舉騎不可一日無水草沙磧少水而水草
可飲食萬騎者尤爲難得虜人擁騎南下須是覘得
水草便利處然後可入其無水草處虜人亦不能以
饑渴馬致千里也是以邊城雖綿亘千萬里虜人雖
是風雨來去而其師從入大約可以先定其小小隘
口零騎可入處雖不可數而其大舉之路大約不過
數條而已禦虜者常患備多而力分苟圖畫分明可
以必虜之所入與所不入知虜所入與所不入則備

可以不多而力可以不分列屯築堡駕梁按伏省却
大半氣力矣

文武畧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自古詰戎練武專備蠻夷盜賊蓋
以二者皆能戕殺生靈傾覆廟社故爲此殺人以救
人非得已也今境外四夷已有

祖訓不許輕伐

先朝惟責邊將謹備其來而或近屯百里之外勢將入寇
則先伐其謀耳自來不魯遠征至于邊境叛軍卽聽
處決擒殺著律已明別無他議若民間盜起則宜查
累朝設立巡撫兵備

勅詞立爲定制務使練兵足食一聞盜賊生發卽便舉
兵撲滅於微一面奏聞及其既久則宜撫捕兼行以
散其脅從離其黨與而必殲其渠魁不許姑息若其

一時失計稍有挫衄則當體念勝負兵家之常責圖後效以全功其若終無成功或先隱騎坐視及有事地方等官或先爭權阻其事或後忌成陰毀其功者皆當重治誤事甚者卽照先年重例處死

鼓軍氣

都御史唐順之題云戰陣之所以精明與中國之所以勝四夷者氣也而非甲兵之謂也

國家承平日久文史游談而養尊武臣恬嬉而寶身閒雅雍容之習成而慷慨果銳之氣亦寢銷矣南倭北虜倏然內侵殆若昔人所謂氣炎以取之者賴

皇上天縱

神武赫然一怒誅逐偷惰拔用英奇文臣督帥皆躬自臨戎有鬼置赳赳之氣自此倭虜不敢深入則氣之勝也以臣占於行陣之間猶有未盡然者臣視師東南備觀怯將情狀一聞賊戰如澆冷水顏色可憐縱不便走股已先慄雖亦未必盡然而然者固多矣至于

倭賊渡洋談笑飲食若履平地而我將棲泊近岸日
 遇海風則頭捍目眩夜聞潮聲則心惕且夫倭賊
 有過藐我將之氣而我將無必吞倭賊之氣則是未
 戰而索然也如此而望長驅海島掃清大懟臣猶以
 為難也此氣在宇宙間磨礱而時用之則鮮明置之
 不用則黯無精光謂宜文臣督帥時御戎服出入軍
 中發揚蹈厲以作武將之氣武臣大將遇有賊戰戎
 服出入陣中以作偏裨小校之氣偏裨小校遇有賊
 戰戎服先登以作士卒之氣而督帥武將臨陣督戰
 間取潰校逃卒遵奉

旗牌事例百萬軍中忽然斬却一二人以變士卒之
 耳目使我之氣日益精明則賊之氣自然銷沮此其
 言若迂濶而實勝敵之要機也李光弼蒞軍而旌旗
 變色每戰必勝氣之謂也

按荆川鼓軍氣之說不如東坡倡勇敗之論蓋
 士氣精明必須養之有素臨陣得善戰者作之
 若但使文武戎服先登以倡疲卒則疲卒望敵
 而僨徒送文臣與賊殺之而已無益也軍之取
 勝全在乎氣作之誠
 是但如此作之恐難

八公賞罰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若干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右之夤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伏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憚戰士之心與邊戎之怨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必須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

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

此言行法須自將官始若姑息將官則士卒不服矣

又云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叅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剿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

又云近年以來如賊攻城掠鄉每每督兵追剿而不勝者以無賞罰為之激勸耳今後但遇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鞠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

又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

此三條俱言賞罰須行于臨陣之時方為有益

又云伏覩

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

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
 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
 處征剿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為首就陣擒斬
 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陞實授
 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
 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
 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筭賞銀三
 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
 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
 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
 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百量賞一人捕獲
 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銀八兩三名者陞
 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
 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今賞罰之典固在然操縱失
 宜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
 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凡兵之
 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兵皆畏敵而不
 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

此言賞罰為兵家之要務當照律例所載而行

都御史方廉云用兵之際衝鋒為難斬級次之今海上
 賊船初來能迎其鋒犁沉一船另賞銀一百兩飽去
 之賊犁沉一船另賞銀五十兩如不能對敵搖駕小
 船撈取首級者不惟不賞即以退縮論陸地之賊初
 來疲困甚易擒勦延至二三日即復強悍但初勦之
 不令貽害地方又不當以難易言也其間能衝鋒破

陣使賊披靡者另賞銀二百兩若夫鄉村零斬必要倭首相兼仍審地方隣証見賊犯某處從何斬獲敢有結狀方照格行賞查係虛冒即以妄殺平人論

都御史唐順之云賊若從某處海面深入登岸者該總

首先坐之論其登岸多少以次罪及總兵又罪及兵

備海道而止至於海中擊賊初至將領以奇功論已

有事例惟軍士首級之賞尚未別白臣先具題擊來

船與擊歸船不同擊歸船直倭首級一顆給銀十五

兩自合如故擊來船直倭首級一顆合無量增銀十

兩比陸戰首級尚少銀五兩已足使水卒感恩懷利

盡死擊賊

此言行罰當自上始行賞當以海中擊來船為重

又云擊賊海中以奇功論雖有平倭事例但分別得來

船去船欠明且水中首級一槩以十五兩論賞不知

打來船之難十倍於打去船也去船殺人劫財已厭

其毒殺一賊是止于一賊而已若殺却來賊一人是

全了幾箇好人性命其功不可同日語也若得該部

題覆打來船直倭首級雖不能同於陸地首級三十

兩亦可量增銀五七兩則人人爭奪打來船者益衆

而賊之登岸者少矣

此專言賞功當以海中擊來船為重

又云自來海中獲功止擊歸賊不擊來賊歸則賊氣已

惰賊資又滿人既樂擊擊之又易來則賊氣方銳賊

船又空人不樂擊擊之又難擊賊之歸如虎啗人而

人殺虎虎斃而人已殘擊賊之來如虎未啗人而人

殺虎人不傷而虎斃

此段發明擊來賊與去賊難易不同

總督胡

云夫出入波濤冒不測之險人情所甚不

堪然臣嘗思之地里有險夷而土著者無險人情有利害而利重者忘害若使各陞調官軍必於沿海衛所自少生長身履目擊雖或稍遷異地事無弗同也至其番危冒險轉戰窮追若只同常廩止以常格論功其視內地輕重難易之間殊有不得其平者今須多處行糧豐其犒賞若總兵官能使賊船不得登岸而於海洋擒斬首級得叙異格各軍人等比內地所獲功次倍論如止獲賊船亦以大小論級如此則人皆爭奪而無不堪之情矣

此言論功當以禦海洋為重

太常寺卿魏校云臨陣不可生擒在野不可妄殺陷陣先登者為上功繼而登者次之尚功首虜敗亡之道也

此條論賞功當重衝鋒不當重首級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聞各處兵戰多因割取首級及爭縛生擒檢取婦女財物以致費力悞事乃將欽奉

奏例并斟酌事情預定臨陣賞罰條格惟臨陣先登破敵者第一人賞銀十兩第二人第三人各賞銀五兩其先登被賊攢促而後兵進救得勝者亦賞銀十兩其擒殺諸賊首級俱依

欽定賞格外若對敵每殺從賊一人賞銀二兩敗後擒

殺從賊每一人賞銀一兩皆以衆見爲定即時給賞
不論首級若賊來盛獨立不退者每人賞銀五錢全
隊不退者總甲賞銀一兩其勝賊回軍檢得賊馬一
疋者止賞銀五錢軍器全件一付賞銀一錢若與同
夥有功人爭取首級仍還本人報功者每級分與該
賞銀三錢冒認爲已功者重打五十不賞對敵陣亡
者先給埋葬銀二兩子孫陞世襲官一級不願官者
另賞銀三十兩若退陣迺回被賊趕殺者不賞亦不
收葬

此論與前同義
而詳明過之

又云夫以賞言首級論功非

國初舊制也兩相敵當先格鬪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

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戰而爲敵所乘爲後
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遠不能
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真也貪軍奮死殺賊止望得賞
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級陞官故殺賊者
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爲勢要所奪又或因爭首級
自相蹂踐而爲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
也以罰言則原奏邊例交鋒傷虜四五人卽問充軍
殺虜十名口以上不報者止降一級輕重不倫隱瞞
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殺
傷相抵我軍被殺者可驗殺彼之人不能取首不得
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爲事而墩
堡任其攻剋鄉民任其殺擄上下相瞞惟事欺隱而

已甚者被殺之人捨死逃回邊堡以其先時失報恐被查究而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

聖明更定賞罰之格惟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不曾割取首級撫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其有守備力所不及雖被殺擄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充軍其若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問充軍至于兵力相當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

能擊其情歸以取勝者但被殺擄數十人以上俱問失機其他軍校小小失事不曾有誤地方者輕則聽領兵官量情責打重則送巡撫官即時問決不必一一奏勘以致累死邊軍

至戰勝論功止憑巡撫兵備查審衆證某人設策某人當先破陣某人殺死幾人

皆聽巡撫官量情即時給賞銀兩但紀其功不必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起連殺三五人之上勇力出衆者方保陞官其若巡撫總兵失事混同隱匿或冒功賞其所私者却從巡按訪實糾舉必問重罪如此庶幾賞罰當而人心思奮

此條言賞罰之法與前論互相發明

又云首級論功之弊有詐冒有攘奪甚至戮平民傷戰士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夫自古戰敗之餘固有假遺財物於道以使敵人檢拾而緩其追躡者况當酣戰之際格鬪不暇乘勝之餘追奔不及而何暇於斬首哉故首級之得或多非奮勇當先真能殺敵之人矣而况奏報隨從之人身未嘗便鞍馬目未嘗見軍陣

者哉是蓋古今通患而莫之善處蓋惟

朝廷命將得人而其所任偏裨校領臨陣之人自皆奉公而執法其所身經而目覩者某陣得某人之効謀而得勝某陣得某人之奮力而成功其方戰也某人敵退某人其旣勝也某人斬獲幾首又某人奮敵不過而被殺某人得功幾多而陣亡回營之後復叅之於衆見而報之於紀功之人由是權其難易以第其功賞不專尚於首級也至於凱旋之日則某人書辦得用某人隨從有勞詳以上奏而量加甄錄固亦可也若冒報立功之人則面試其謀勇斬敵之狀而取證其臨敵同事之人其僞立見矣丘公濬所言選任紀功之官更立賞功之式而欲死者一功當生者二功皆良法也

此篇不但發明首級論功之弊至爲詳備而紀驗功次之法確乎其不可易用兵者不可不知
主事唐樞云首級論功兵家自有定例前鋒擊賊後隊割首而以技能優劣別其分數近來無制之兵一人得功而陣上數人奪之在彼以強猾爲占據在戰以自防不暇再進大有誤事乞以此法教習將官

此亦言首級論功之非

松江府同知羅拱辰云各兵懦弱者旣不肯前而勇悍者衝鋒多因砍取首級以致敗事若一兵砍取首級則傍兵見必爭之况得首級者欲全賞功銀兩未免先奔一兵相爭則衆兵皆亂一兵旣走則衆兵皆搖兵因此而驚潰賊乘此而進衝從來如此今須於將

臨陣時審其願衝鋒者各給與衝鋒小木牌使衆兵
 皆知其為衝鋒彼雖欲不前誰則容之衝鋒者決不
 許砍取首級若有衝鋒兵先拿首級來獻者打一百
 棍仍不准給賞陣後助陣兵夫許令斬級如一陣斬
 獲首級若干顆該給賞功銀若干兩內以七分給衝
 鋒兵以二分給與助陣砍取首級之兵以一分驗其
 在陣被傷者給之庶賞有差等不致爭亂而人皆思
 奮矣

副使吳子孝云凡戰鬪之時不須首級為功今因割首
 級往往誤事如一陣海寇盡殪滅之總算給賞不以
 首級為貴則破敵必矣

舉人王文祿云衝鋒者先衆兵而殺寇功之最也今混
 於一例而不分惟論首級行賞每戰亂奪首級以致
 敗徒費用兵之財不明賞之過也必以所練之兵拔
 取衝鋒萬取一千千取一百時加倍犒戰勝不論首
 級而賞亦倍之蓋衝鋒不暇斬首斬首皆籍衝鋒之
 人殺而斬之也

此三論與前同義

在京各衙門會議云凡水陸主客官軍民快臨陣擒斬
 有名真倭賊首一名顆者陞授三級不願陞授者賞
 銀一百五十兩獲真倭從一名顆并陣亡者陞授一
 級不願者賞銀二十兩

此言論功以首級多寡為序與王陽明胡靜菴諸公之見相反恐未為定論也

又云武將自守備把總以下文官自海防練兵同知以

下所領軍兵民勇五百名部下臨陣擒斬真倭每五
名顆陞一級十名顆加一級一千名部下每五名顆
陞署一級十名顆陞實授一級各以則例遞陞至三
級而止如獲功之前或以後失事革職者准收贖若
總兵副總兵之與巡撫叅將之與兵備水陸士卒俱
屬統領戰守機宜俱聽調度除在下有違節制者免
究外其餘功罪叅將以所屬分論兵備隨之總副合
所屬通論巡撫隨之但今經理之初暫將臨山總兵
分理海防金山副總兵分理陸地則功罪亦當查照
分別重輕俱聽總督巡按酌量時勢究覈情實明白
具題

此言賞罰之
格當計職任

又云凡有官員舉監生員義民人等督領家丁赴軍門
隨賊截殺得獲功次及仗義輸粟濟軍者俱聽軍門
及撫按官臨時酌擬奏

請從厚陞賞以為懷忠慕義者之勸至于耆民統領沙兵
或屬把總或屬府縣官管轄其所獲功次仍照部下
功論擬陞賞

此言處報
效賞格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今奏擬五等賞功之例

曰論首級

凡水陸主客官軍民快臨陣擒斬有各真
倭賊首一名顆者陞三級不願陞授者賞

銀一百五十兩獲真倭從賊一名顆弁陣亡者
陞一級不願者賞銀五十兩獲漢人勦從賊二

名顆者陞授署一級
不願者賞銀二十兩

曰論奇功

如在海洋遇賊有能擊衝沉船隻或追
逐登山使賊不得登岸如賊既登岸有能

衝鋒破陣奮其聲勢或追出境或逼下船使地方不致受禍或所部兵少而擒斬多者均以功論聽總督即時具題巡按作速勘報超格陞賞

凡守備把總及海防民兵府州縣佐各有律以守備不設之罪若能奮勇鏖戰或有首級功罪相當者亦許准贖若罪少功多者仍以功論如賊從別港路出境有能邀截擒斬打獲船隻所得貨物盡行給付仍照例陞賞至於故縱出入本港專圖邀取賊贓者聽督撫官參究重治

日計職任

詳見會題中

日處報効

詳見會題中

必如是而行之則有功不致於濫賞有罪不容於倖免而將士戮力用命矣

此言賞罰之令當嚴

巡撫都御史唐順之云肅隊而趨挺矛而舞非以為戲

也將責之以臨陣禦敵之實用也責之臨陣禦敵之實用而不以臨陣禦敵之賞罰施之則亦戲而已矣史傳所記子玉治兵斬七人貫三人耳孫武以婦女試陣法而戮其女隊長二人然後鼓之而無不如志然則古之治兵者大畧可見也請於常廩之外多儲金錢以賞其用命者以作其投石超距之氣其不用命者縱不能盡如臨陣之刑而軍令所謂鞭笞賞耳等類許將官督操亦時一行之以示威或聯為伍法罰及同伍紀律既明人心自肅至其臨陣庶幾畏我而不畏敵矣

此言操練時須發行賞罰人方知畏

太倉生員毛希秉云欲人出死力不與同其利自古未

有能濟者也乞依是錯邊事胡人入驅能止所驅者以其半與之凡捕巡所獲盜船賊船聽其照例估料納銀不得如舊惟有勢要在官人微價給領利歸他人如此而再犯賊壞法照依文官永不許管軍管事庶彼顧利不敢輕犯

明憲而可責其盡職矣此使人自爲戰之法也

兵備副使凌雲翼云臨陣退縮軍法甚重今領兵官員畏罪掩飾每遇賊入犯即妄稱領兵追賊其實去賊甚遠不惟不見其形雖賊之衆寡虛實亦不得而知也及尾賊出境乃捏報追至某處與賊血戰沉死者不計燒死者不計斬獲首級一顆豈有與賊血戰而斬獲僅一顆者乎此名爲追賊實與退縮何異不知

救正遂效尤接踵習爲故智豈不敗迺事哉今後須申明軍法務要從實追剿如果賊勢重大兵力寡弱徑自明白聲說以爲別圖如或窮追連旬累月不聞一戰直至賊出境虛飾浮詞欺罔觀聽者聽本道查實叅呈重究與退縮同科庶可以破其躲閃之故能矣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羊斟之微足以覆宋一笠之小可以強吳三畧曰軍無賞士不往使勸懲通乎人心可以使之赴水火者否則衆心解體矣何以能劫之使闔哉是故行賞以示惠決罰以立威皆兵家之所尚也後世賞罰不明武備廢弛有脂韋襁抱而報功者有手獲功級而爲人掩奪者亦有喪師矯以爲捷而

冒賞者有屢建奇功獨立而反蒙華者亦有乘其喜
怒愛憎之故而賞不以功罰不以罪者顛倒繆迷如
此何以厭服人心振揚武烈哉顧其鋒鏑縱橫之際
存亡呼吸之間人以萬死博一賞在上者寧不動心
矜察之乎若有見敵不前交鋒不勇者罰固無足議
也亦有勢孤援寡勞逸饑飽主賓地利之不同者此
皆有可原也斬將先登破陣殺賊者賞固在上功也
亦有運籌決勝者雖未曾身蒙矢石亦賞之所推首
也苟或俘降以邀功誘虜以違令甚至截殺行人老
稚以充首級者又皆在所不赦也故將之五德信賞
必罰爲之主焉若近歲王陽明申明賞罰疏雖已事
之後猶不忘前功斯可以求昭勸懲者也

按已上諸論皆賞罰之常格未盡其妙也何也今
之衛所官乃統綉子弟而已矣武藝且多不諳况肯
捐軀建功業乎衛所軍餘世平日久不經訓練一旦
臨敵無技能可恃膽寒氣怯非敗卽走以是常格賞
罰待之豈能煅煉淬勵而得良將勁兵乎夫賞罰者
榮辱之謂也大而官爵之命小而言語之褒皆謂之
榮重而斬刖之刑輕而斥詈之及皆謂之辱施恩而
可測者非榮也惟施不測之恩人方以爲恩而知所
勸耳施威而可測者非辱也惟施不測之辱人方以
爲威而知所懲耳故有今日爲行伍而明日拔之爲
將領者有侵晨在人上而薄暮降之爲役卒者褒貶
予奪大公無我顛倒豪傑莫知端倪則人孰肯甘處

其辱而不思所以自奮哉周禮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正此意也在上者能測乎此則激惰爲勤轉弱爲強不必用衛所之官而民間自有良將可選不必調湖粵之兵而鄉閭自有勇夫可練矣

林平妄殺

兵備副使凌雲翼云賞功罰罪勸懲繫焉今各領兵官員既不能奮勇運謀爲地方保障往往將被擄逃回或窮鄉避難之民殺以報功故行路者若非成群不敢獨行是不能禦賊而反爲民賊矣又從而賞之誠可痛恨今後報首級止一顆二顆者聽本道查訪果有對敵實迹方轉送紀驗其或詐冒無據者卽鞠究明白坐以抵命至於指稱奸細殺以爲功者猶爲易見蓋謂之奸細必至一二人假裝吾民或探聽消息或潛爲內應旣已覺露可縛而致之非臨陣血戰者比也何至斬首級哉以後奸細止許生擒不許殺害違者一體抵罪蓋天理人心昭然難泯而欲欺昧以

求滅賊未有能濟者也

御史徐棻云自古命將出征師還奏凱取魁首以爲大戮後世緣此遂尚首功故首級不明非功賞不實亦多戕害人命而北邊功正患坐此流弊也故我

祖宗深鑒茲弊惟北虜女直倭寇南蠻得論首級以其種類別而真僞易辨耳近者斬獲倭寇得比照流賊事例已該兵部題奉

欽依無容別議但臣恐貪冒成風功次失實則未免貽誣殺冒功之害也是可不嚴爲之防乎臣願我

皇上勅下該部議行海防巡撫都御史以後凡遇海上報捷即便詳加勘驗果係皮肉緊縮有血蔭刀痕者方爲真正首級頂心顛門無髮又非刀剃者方爲真正倭頭得以首級論功奏

請陞賞其有中國勾引之人雖係有髮須在大夥賊內對陣擒斬者方許比照從賊生擒例議賞如有誣殺平民妄冒功次者悉從巡按御史叅究坐罪則庶乎首級申明而慎軍功重民命胥得之矣伏惟

聖裁

虞首級

都御史唐順之云鳥銃手不許割首級亦不暇割首級
論賞與餘軍照數分給假如百人為率或鳥銃手十
名餘軍九十名鳥銃手居餘軍十分之一或餘軍內
得一首級該銀三十兩則鳥銃手得銀亦十分之一
共分銀三兩或鳥銃手五十名餘軍五十名鳥銃手
居餘軍二分之一餘軍得一首級則鳥銃手亦得銀
二分之一共分銀一十五兩人數搭得多寡分銀數
多寡率照此例筭

處首級

都御史唐順之云烏銃手不許割首級亦不暇割首級
論賞與餘軍照數分給假如百人為率或烏銃手十
名餘軍九十名烏銃手居餘軍十分之一或餘軍內
得一首級該銀三十兩則烏銃手得銀亦十分之一
共分銀三兩或烏銃手五十名餘軍五十名烏銃手
居餘軍二分之一餘軍得一首級則烏銃手亦得銀
二分之一共分銀一十五兩人數搭得多寡分銀數
多寡率照此例筭

恤傷殘

巡撫都御史彭巡按御史孫等議云優恤軍屬律有正條隱蔽殺傷例有明禁今後各道并軍衛有司部下軍兵俱要從實開報陣亡官員給銀三十兩奏

請陞級他鄉客死者仍給關文陣亡民兵一名給銀五兩官軍一名給銀三兩被傷軍兵傷重者一兩傷輕者五錢被殺民人未埋者五錢已埋者三錢被傷未痊者一錢房燒盡絕十口以上者三兩十口以下者一兩五錢老小無依者五錢壯丁砍去蘆葦者應納鹽課官爲處補俱從兵備道呈請查給若有隱蔽不報者從重究治督糧道仍將近者議免太倉嘉定上海崇明四州縣荒蕪田糧及民運白糙糧米議改折色

數目出榜諭衆通知務裨民之實惠

陸漢

